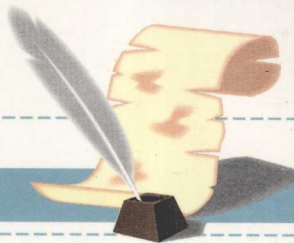


YOUXIU
DUANPIANXIAOSHUOJI
优秀短篇

小说集



星月恋人

李相状 张锐 / 等著



- 它是一本青春的读物 它是一个现实的写照
- 它是一面心灵的镜子 它是一幅精彩的画卷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1247.7
1154
:6

优秀短篇小说集

李相状 张锐 等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优秀短篇小说集/李乡状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 2

ISBN 7-80702-111-X

I. 优… II. 李… III. 小说—短篇 IV.. I.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0312 号

优秀短篇小说集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总印张 225

字 数 4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02-111-X/I·31

总定价 894.00 元 (全 30 册, 本册 29.8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目 录

另类“自由”.....	(941)
两块金表.....	(960)
一无所获.....	(979)
误入贼窝.....	(997)
列车上的双簧	(1018)
逗你玩儿	(1035)
梳子的秘密	(1053)
尾声	(1065)
星月恋人	(1066)
少女的微笑	(1118)

另类“自由”

这个夏天，展力很不开心。他被几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如影随形地纠缠着，使他产生了很多的烦恼。他的脾气因此变得十分暴躁，一些平常特别不起眼儿的小事，也能勾起他满腹的牢骚，甚至大发雷霆。

同学们见展力近一段时间情绪反常，有意疏远他。就这样，展力和他的两个拥护者邱丰志、齐小亮不可避免地被同学们孤立了。

展力为此大发其火，授意邱丰志、齐小亮在班级制造事端。他想收拾几个瞅着不顺眼的同学，杀鸡儆猴，借此恢复他丧失殆尽的“威信”。

但他的计划最终破产了。邱丰志和齐小亮为了维护他的“尊严”，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却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因为同学们差不多都知道，展力从来不攻击没有本事的胆小鬼，所以，每次邱丰志或齐小亮代表他向别人挑战的时候，对方都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或连声告饶，或自甘示弱。展力见了他们噤若寒蝉连大气儿都不敢出的熊样儿，虚荣心得到满足的同时，也被“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笼罩着。

孤独，使展力更郁闷，更焦躁了。

一个人的情绪处于这种不稳定状态的时候，是极其容易走



向极端的。展力也不例外。既然学校无用武之地，展力理所当然地把目光投向校外这个没有禁区没有限制的能够让他大显身手的地方了。其实，他早就不想上学了，他向往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这个向往，催生了他逃学的念头。

展力是在他发现静湖公园里有个跑马场的第二天下定逃学的决心的。

那天是星期四。

下午，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他突然告诉邱丰志和齐小亮：“明天咱们不上学了，昨天早晨我和我爷爷在静湖公园晨练，在北岸发现了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邱丰志和齐小亮异口同声问。

展力故作神秘地停了一会儿，然后拉着长声说：“那儿有个跑马场。”

“唉！好玩的地方多了。”齐小亮叹口气，两手一摊，不住地抖动着说：“可咱们穷人家的孩子去不起呀！只能是梦想。”

展力说：“这个梦想我帮助你俩变成现实，明天咱们就到静湖跑马场骑马去。”

邱丰志一听又有好玩的去处了，乐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摇头晃脑，酸溜溜地说：“好好！鄙人生性爱马，就是没骑过。”

展力斜愣他一眼说：“除了上学，你还不爱啥？”

邱丰志没吱声。他知道，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惹展力生气。



齐小亮可不像邱丰志有那么多的心眼儿，他不想逃学，就说：“后天就是双休日了，为什么非要明天去呢？”

“打个时间差。”展力说：“双休日休息两天，周一周二借用咱们学校的教室当考场的，明天咱们逃学，能玩5天。周三上学，兴许老师一忙就把咱们逃学的事儿给忘了，十有八九挨不了克。你俩看我分析的怎么样？”

听了展力的这番话，邱丰志和齐小亮的精神为之一振，兴奋地喊了起来：“威哥伟大！威哥英明！”

展力见他的主意总算让邱丰志和齐小亮这对“哼哈二将”感到发自内心的惊喜、赞赏了，不禁得意万分，胸脯一挺，扯着脖子唱了起来：

亲爱的“铁子”跟我来，跟我来呀，跟我来，
跑马场的节目很精彩很精彩，
千万不要假装不理不睬……

邱丰志、小亮也在他的带动下，摇头晃脑地吼道：
我们不敢假装不理不睬……

看得出来，他们三人，一举一动，配合的非常默契，天衣无缝。

他们的歌声，给嘈杂的城市又增添了几分贝刺耳的噪音。正在不远处彩色方砖道上一群觅食的鸽子听了，吓得扇动双翅，慌忙冲向蓝天……

他们就这样，在大人永远也理解不了的盲目的快乐中向家里走去。突然，齐小亮的脑海中不知为什么浮现出妈妈的影



子，他停止了毫无乐感可言的“喊”唱，笑逐颜开的脸也板成了乒乓球拍，紧走几步，追上在前面引吭高歌的展力：“威哥威哥！明……明天我……我不去骑……骑马了。”

展力站住，微侧着身，语气颇为惊讶和不满地问：“什么？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我……我明天……天我……我不去骑……骑马了。”齐小亮从展力的目光中看到了他平时最惧怕的东西——尴尬和窘迫（展力感到尴尬和窘迫时就会让他或者邱丰志处于更尴尬、更窘迫的境地，甚至用拳头和脚惩罚他俩），语无伦次地说。

“不想骑马想干什么呀？”展力阴阳怪气地问，神态简直就像个小无赖。

“我……我特别喜欢骑……骑马……可……”

“特别喜欢骑马还不去，这不是明摆着想和威哥作对吗？哼！你这个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不识抬举的家伙！知不知道？跟威哥去骑马你应该感到荣幸。”展力的铁杆儿追随者邱丰志不放过任何一个邀功请赏的机会，貌似公平地斥责着齐小亮。实际上，他是怕齐小亮的理由充分，使展力打消了逃学去骑马的念头。

“闭上你的乌鸦嘴！”展力踢了邱丰志一脚说：“让恐龙把话说完。”

齐小亮可怜巴巴地，一脸苦相说：“逃……逃学太对不起我……我妈了。”

邱丰志揶揄地一笑：“你还是孝子呢，没想到。不逃学就





对得起你妈了？看你那考试成绩呗！门门不及格，在课堂里坐着又能怎么样呢？”

邱丰志说到了齐小亮的伤心处，他眼圈一红说：“为了让我有出息，我妈花了一万八，我才进了 63 中这所全市最好的学校。那些钱都是我妈借的。现在她又有病了，我再不好好学习，让她知道了，不得气死。”

邱丰志说：“早干啥了？这时才想起心疼你妈，晚了！”

展力踢了齐小亮一脚，双手往腰上一叉说：“你胆儿肥了，敢不听我的命令？逃一次学你妈能把咋的？再说，我的计划是万一无失的，你家我家眼镜猫家是绝对不会知道的。”

万无一失被展力说成了“万一无失”，邱丰志听出来了，就是不敢笑。

“要是咱们老师万一没忘通知家长了呢？”齐小亮依旧固执己见。

“有我扛着怕什么？”展力摆出一副天塌下来也敢顶的架势，拍了下胸脯，跺了跺脚，见齐小亮还是畏畏缩缩地不肯答应，猛然想起了一句话：

在金钱的炮火轰击下，没有攻不破的堡垒。

这是他有钱的老爸经常挂在嘴边儿的一句话。

展力不太相信钱具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决定通过事实验证他老爸的话到底灵不灵，就以一种施舍的口气说：“明天我给你一百块钱，就算我雇你的行不？”

“逃一次学给一百块钱？”齐小亮想：“这个条件还是可以



考虑的。”他就不再说什么，点了点头。

展力不禁暗自佩服他老爸的经验确实丰富。

邱丰志一见展力出手如此大方，也想乘机分一杯羹，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尖儿：“那我呢？威哥！”

展力瞥了他一眼：“也想让我给你点儿？”

邱丰志听出了展力的弦外之音，不好意思地缩了缩脖子，没说什么。

“等你妈有病了，我给你二百。”展力把两根手指伸到邱丰志的眼皮下，晃了晃，提高音量说：“你钻‘钱眼儿’里去得了，我让你逗去的钱还少吗？恐龙啥时像你似的了？”

邱丰志脸顿时红了。

逃学的事儿，就这样定下来了。虽然费了些周折，但展力对结果还是相当满意的。

第二天早晨，齐小亮吃完饭，把桌子收拾干净，看看表快7点半了，犹豫一下，最终还是背上了那只沉重且破旧的大书包，用极不自然的微笑来掩饰内心的慌乱，走进妈妈的房间。

齐小亮背书包的目的是为了不让重病的妈妈生疑。

他像往常那样若无其事走到妈妈的床边，把一些必备的药品放在油漆已经脱落破旧的床头柜上。

如果在以前，齐小亮做完这一切，就可以轻轻地离开妈妈的房间去上学了。但今天他没有急着走，而是微低着头，以愧疚的目光，注视着妈妈。

——他为自己即将犯下的错误而愧疚，也为自己做出的决



定感到震惊和恐惧。

昨天晚上，他几乎彻夜未眠。躺在床上，只要一闭上眼睛，妈妈的病容、老师如箭的目光和展力手中的大把钞票，就开始在他脑海中走马灯似的来回晃动。他意识到与展力、邱丰志交朋友是一个错误，也曾想到了今天早晨照常去上学，让展力感到没面子，与他反目，他好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和展力、邱丰志断绝关系。但齐小亮想到展力这么长时间以来给他的照顾，开始动摇了。他怕没了展力和邱丰志的保护，会挨别人的欺负。他不愿意再过以前那种一把眼泪上学，一把鼻涕回家的日子了。最后，他终于咬了咬牙，用手捶着自己的脑袋说：“就逃一次学！就逃一次学！”

表明了决心以后，他像一名枕戈待旦的小兵，谛听桌上那只老式的马蹄表滴答滴答的响声，盼望着天快点亮，好像天一亮，所有困扰他的难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起床后，齐小亮才发现烦恼并没有随着黑夜一起消失。

“妈！这是我第一次逃学，也是最后一次。我不逃学展力就会不高兴的，展力不高兴我的日子会更不好过的。我知道你能原谅我的，妈妈！”齐小亮看着妈妈，默默地说，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他心理上的重负。

齐小亮的妈妈姚凤霞此时处于半昏睡状态，她知道儿子还站在床边，但没有勇气睁开眼睛看儿子一眼。自从她得了慢性粒型白血病以后，年仅14岁的齐小亮就不得不过早地承担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比如说，早餐必须由齐小亮自己来



做，还要给妈妈熬药，衣服也自己洗。

这对当代中国的孩子来说，简直是一种惩罚。

慢性粒型白血病其实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血癌”，这种病应该住院治疗。姚凤霞支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她是个下岗工人，丈夫在很早以前就和她离婚了。她没有生活来源，只能用传统的中医疗法维系生命。

她不明白一连串的灾难为什么偏偏要降临在她们这对苦命的母子头上，更不敢想象，瘦弱的儿子那颗幼小的心灵是如何承受强加给他的多重不幸的。他应该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无忧无虑，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管……姚凤霞每次看见儿子典型的“大脑袋，小细脖儿”营养不良的体型，就会感到惭愧，总认为自己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她甚至不敢直视儿子的眼睛——因为齐小亮的目光里，满是与那个年龄不相称的茫然与忧郁——她这个做母亲的看了心悸。

齐小亮默默地站着，他眼里含着热泪。他多么希望妈妈现在睁开眼睛看一看他，及时识破他的伪装，把他从歧路上拉回来。然而，齐小亮最终失望了，妈妈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躺着，那张消瘦的脸，苍白、憔悴，写满了痛苦。

齐小亮不忍卒睹，轻轻地抬起脚，向门口走去……

可怜的母亲哪里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做了一项错误的决定：他走出家门，不是到课堂读书，而是要跟他的同学展力和邱丰志逃学，到静湖跑马场去骑马去了。

错误经常是在无法预知的情况下开始，以悲惨的结局



告终。

又有谁能不让这个错误变成悲剧呢？

齐小亮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背着书包低着头，步履匆匆地走出园西小区的大门，行迹诡秘地四下张望了一番，见邱丰志还没出来，就站在了马路边一株粗大的老杨树下。

晨风像一群隐形的鱼，欢快地在暖融融的光的海洋里自由穿梭。那风，不知树下站着的这位少年的深愁，调皮地掀动着齐小亮身上那件肥大的校服，他瘦小的身躯似乎经不住微风的撕扯了，随着衣袂的飘舞，剧烈颤抖。

齐小亮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不寒而栗。

直到这时，到底是去上学还是和展力、邱丰志一同去静湖跑马场骑马这个非常容易解决的问题还在困扰着齐小亮。

就在齐小亮胡思乱想间，邱丰志一步三晃地从马路对面走了过来，还离老远，邱丰扔来一个古怪的笑容，并紧走向步，蹿到齐小亮的面前说：“你比我厉害呀！一天一百块钱，要是总有人给，我天天逃学，省着挨老师……”他话说了一半，看见齐小亮身上背着书包，错愕地问：“你背书包干什么？”

齐小亮说：“我不背书包出来，让我妈知道她又得生我气了。”

邱丰志动作十分夸张地竖起大拇指说：“我去！你鬼点子还挺多的嘛！我就喜欢智商高的人。”

齐小亮说：“这不是智商，这是自我防护意识，是人的本能。”

邱丰志搂住齐小亮的肩膀：“这本能别人就没有。”他抬起胳膊看了看腕上的手表：“7点多了，咱俩快走吧，要不威哥该等着急了。”

展力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手拿着遥控器，眼睛盯着电视，挨个频道选他喜欢看的节目。

展力的爷爷展达川晨练回来，见孙子还没走，就换上拖鞋，走到矮柜前，看了看摆在上面的台历，确定今天不是节假日，又看了看表，才小心翼翼地问：“大孙子，都几点了，还不去上学？”

展力连眼皮儿都不挑，脸不红不白地说：“有借用我们学校当考场的，一直到下周三才上课呢。”

爷爷根本没怀疑孙子这是在对他说谎，坐在展力身边，以商量的口气说：“一会儿让你奶奶做几个好菜，把你爸你叔他们叫回来，咱们一大家子人聚一聚。我骂你爸一顿，替你把气儿出了……”

“完了就让我跟他一起回家。”没等爷爷把话说完，就被展力拦腰打断：“爷，你烦我了？”

“没有，像你这么懂事儿的孙子，谁敢烦你我都跟他急。”

“那你让我爸来干啥？”

“他到啥时候都是你爸，你还能跟他总这样别扭下去，不回家也不说话？凡事一个巴掌拍不响，他不对，你也有你的错。”

“爷，你不用说谁对了错了的。你告诉我爸，那个女的不



走我就不回家。”展威说完，起身进了自己的房间。他把门重重一关，躺在了床上。

展力和他老爸赌气完全归咎于他的新妈妈。

展力的新妈妈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叫史丽。

说句实话，史丽以展先勇夫人的身份入主“展府”之初，展力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妈妈虽说没有什么好感，但也谈不上讨厌。长期以来，在展家这个阳盛阴衰的家庭里，冷不丁多了一个女人，展力不习惯是绝对正常的，他对新妈妈没有好感也是可以理解的。

展力是个比较通情达理的孩子，他的父母离异后，展力从爷爷、奶奶的交谈中，得知他老爸迟早要给他领到家里一个新妈妈的时候，知道自己无权干涉老爸再婚的自由，只能以一种观望的态度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展力的希望就是他的新妈妈千万别像小学时读过的童话《白雪公主》里的那个皇后一般恶毒。

这一天终于到了，展力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他的初衷是经过一段时间磨合以后，和新妈妈和平共处。但所有的一切与展力的设想背道而驰。这个相貌出众的女人心地不太纯洁，这是展力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下的结论。也许史丽看出了展力在这个家庭中的特殊地位，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地讨好他。史丽太过殷勤了，这种殷勤几乎达到了破坏展力正常生活的程度。

展力一向不喜欢献殷勤的人，他对邱丰志态度的转变就是



最好的证明。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家庭环境中，展力过早地明白了许多不应该在他这个年龄就懂的事情。比如说，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这样威风，不是因为他有了“泰森”这个名不符实的外号，也不是因为他的拳头比别人的硬多少（展力见过很多拳头比他硬的同学，大多数见了他们都是恭恭敬敬的），根本原因，是他老爸有钱。否则的话，他的处境可能还不如邱丰志和齐小亮。

在展力的切身感受中，一个为了讨好别人到了鲜廉寡耻的地步的人，心地是不会纯洁的。而且这个女人为了讨好他，给他制造了相当多的麻烦。

终于有一天，展力忍无可忍，大吵大闹一通之后，跑爷爷家里住下了。

现在，他一气之下从家里出来已经一个多月了，一直以为爸爸会来接他。然而，直到爷爷提起这件事，展力才如梦方醒——现实与他自己的想象距离是那样的遥远。夏天快要结束了，秋天马上来临。他老爸至今不肯露面，而且连个电话都不打，这是为什么？展力说不清楚，但隐约产生了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这使展力对史丽厌烦酿成了无以复加的痛恨……

门铃叫了，打断展力的思绪，是邱丰志和齐小亮来了。

展力、邱丰志、齐小亮在静湖北岸的树林中快步穿行。

茂密的野草在他们的鞋底践踏之下，发出了轻微的断裂之声，寂静的树林，更显其神秘、幽深。